

『赣鄱情 家国梦』长篇小说丛书

方林埠

叙写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实存状态
探索问题导向和现实关照的“方林埠模式”

曾福龙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方林埠

曾福龙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林埠 / 曾福龙著. —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10-09880-5

I . ①方… II . ①曾…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1214 号

方林埠

曾福龙 著

组稿编辑 : 王一木

责任编辑 : 陈子欣

封面设计 : 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 : 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 : 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重点图书出版中心电话 : 0791-86898683

发行部电话 : 0791-86898893

邮 编 : 330006

网 址 : www.jxp-ph.com

E-mail :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0.75

字 数 : 380 千字

ISBN 978-7-210-09880-5

赣版权登字—01—2017—90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 : 52.00 元

承 印 厂 : 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梦境非梦事	001
第二章	相逢不相识	023
第三章	也是过家家	035
第四章	心酸除夕夜	056
第五章	拜年有讲究	068
第六章	落叶终归根	083
第七章	润物细无声	099
第八章	葬礼昭人心	109
第九章	老大不好当	124
第十章	难言尴尬事	140
第十一章	一跪还一拜	152
第十二章	儿女也无奈	169
第十三章	惊魂乱葬岗	187
第十四章	艰难的取舍	198
第十五章	一切为香火	216
第十六章	钞票啊钞票	233
第十七章	泪洒敬老院	246
第十八章	心酸求学路	269
第十九章	拳拳赤子心	289
第二十章	夕阳无限好	306

第一章

梦境非梦事

1

吴霞惊出了一身冷汗！

黑夜轻轻喘了口气，渐渐从昏迷中苏醒；老天慢慢睁开一条惺忪的眼缝，呆板的黑脸悄悄地变得有点生动；大地轻轻地掀开黑乎乎被子，羞涩地露出若隐若现的身子。吴霞突然含混不清地惊叫起来：“奶爹，奶爹！哎呀，救人啊，快救人啊……”说着纵身一跳，可是身子不听使唤，动弹不了，急得“啊——”的一声尖叫。躺在左边的似睡非睡的林欣豪被惊醒，见妻子满脸惊骇，忙问道：“霞霞，怎么了？”

吴霞喘着粗气说：“欣豪，不好了，奶爹出事了！”

林欣豪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你呀！净瞎说。奶爹住在县机关小区，会出什么事？要是真有事，运达还能不告诉我们？”

吴霞坐起来，脸上仍然带着三分惊恐说：“我刚才梦见奶爹掉进了水里沉下去了。”林欣豪更觉好笑，说：“县机关小区在新城区，那里没有河，也没有湖，奶爹怎么会掉进水里呢？”

吴霞看见天色渐亮，便穿衣起床，目光柔柔地望着林欣豪征询道：“要不打个电话问一下运达？”

林欣豪眨眨眼说：“大清早的，又是小年，别问了。要不上午再问吧。”

吴霞顿时想起今天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便点头不语，动作麻利地穿好运动服，习惯性地健身房跑步机上跑步三十分钟，在仰卧器上做了六十个仰卧起坐，累得浑身汗津津的再走进盥洗室洗澡。从盥洗室的长镜子里，吴霞看见自己仍然还算挺拔的胸脯，白皙的皮肤，平滑的小腹，修长的玉腿，令人喜爱的瓜子脸上毫无皱纹，五官位置搭配得恰到好处，长长睫毛下那对大眼忽闪忽闪，只要稍事打扮一下，谁会相信她是四十出头的人呢？由于心情原因，吴霞只是瞥了一眼，便使用比平时快一倍的速度洗好澡，然后下厨做饭。

一会，吴霞手机响了，号码正是奶爹大儿子林运达的，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一听大惊，奶爹林贵根失踪了！

林运达说父亲是三天前失踪的，至今寻找无果。本想到县电视台做个寻人广告，妻子管笑君不同意，说那样一来作为副县长的他便脸面无存。林运达不愿也不敢和妻子吵架，便依了她。

“我现在成罪人了……”林运达在电话里说得情真意切，声泪俱下。

吴霞接完电话，望着林欣豪征询道：“欣豪，要不你安排一下公司里的事，我们回家帮着找一找？”

“不用商量，就这么定了。”林欣豪果断地说。

2

吴霞家乡方林埠是江东区东方县华南镇的一个古村，有着近两千年的历史。村中人口逾千。村前一条南碧河，对面一片开阔的良田；村后一座海拔千米的北翠山，东西两边是舒缓的丘陵。风水极佳。

方林埠的村民历史上就有务工经商的习惯，改革开放后务工经商的人更多了，二十至五十岁年龄段的人绝大部分外出，村中留下来的基本上是一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林欣豪便是方林埠新时期务工经商致富的佼佼者，县里的书记、县长们每年招商引资时都要前往拜访。和林欣豪有着奶兄、奶弟关系的副县长林运达则是方林埠1949年以来行政职务最高的官员。

方林埠有方林两姓，人口大致相当。不知从什么年代起，村中的女子渐渐不大愿意外嫁，两姓之间缔结秦晋之好逐渐成风。

一九四二年，林姓人家正月一个月接连生下三名男婴，取名贵根、明根、诚根；再过几个月，方姓人家又相继产下三个女婴，分别叫杏花、荷花、菊花。人们调侃说他们“生根开花”。没想到长大后果真配成了三对夫妻，在村里生根开花起来。

过了二十几年，三对夫妻相继进入了婚育期。林贵根妻子方荷花三年生了三个，可都来去匆匆。第四年，又生下一个男婴，取名运达。为了不覆前辙，林贵根请来算命先生“贾半仙”算命，说是林运达也与方荷花相克，须得吃别人的奶方可成人。正好，林明根妻子方杏花也于不久前生了儿子林欣豪。方荷花找到方杏花哀求两个小孩互换喂奶。方杏花听方荷花说得可怜，满口答应。于是，林欣豪和林运达互吃对方母亲的奶。

3

林运达兄弟二人，他是老大，早年当兵，官至副团长；后来转业，下到乡镇，从镇长干到党委书记，再干到副县长。弟弟林运武，学了几年油漆，患上了爱咳嗽的毛病，改学木匠；学了三年木匠，连个凳子也打不成，干脆回家种田。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此话并未过时。那年，林运达当上了镇党委书记，父亲林贵根一声不吭找到他，用毋庸置疑的口吻说：“你现在该考虑运武的前途了。”林运达为难地说：“镇党委决定从各村招聘一些年轻人来组成计划生育突击队，但是要公开考试，运武那点文化恐怕难办。”林贵根说：“乡镇的事瞒不了我，怎么运作是你的事，运武不但要来，而且要当队长。为了减轻你的压力，我会去找镇长。”镇长曾经在方林埠村蹲点多年，与林贵根关系铁得很。林贵根如此这般一说，镇长心中大喜。于是，在党委会上，镇长提名林运武来突击队，组织委员、党政办主任王有财便提名要镇长小舅子来突击队。班子成员考虑到反正要考试，乐得做顺水人情，瞬间沉默后马上一致同意。具体事宜由王有财操作，考试照常进行，成绩公开，但不得查阅试卷。公布录取名单时林运武名列榜首，镇长小舅子屈居榜眼。于是，林运武顺利地当上了镇计划生育突击队队长。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后东方县机构改革，清退临时工。林贵根再次找到林运达，要他将林运武放到居委会去当主任。没想到林运达绵里藏针地说：“爸，机构改革是当前头等大事，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干出点名堂来。运武只能回家。”

林运达当晚找到弟弟彻夜长谈，动员他回家。林运武知道哥哥的难处，流了一夜眼泪。第二天，林运武将一张由林运达起草、他自己誊写的《响应县委号召，主动请辞回家》的报告交到了党委办公室，第二天便继续中断了两年的修地球生涯。

为了林运达的发展，林贵根这次只好忍气吞声，暗自喟叹。

林运武回家没几天，省报头版的突出位置刊登了长篇通讯《机构改革的新包公》，林运达顿时成为全省新闻人物。没过多久，便坐上了副县长的宝座。

五年前，林贵根夫妇身体尚可，不仅会洗衣弄饭，养牛喂猪，还会栽禾插秧，耕田耙地，挑一担稻谷健步如飞。

林贵根虽说身体好，可毕竟是六十好几的人了，林运达觉得自己身为副县长，应该在赡养父母方面带个好头，便和弟弟林运武商量父母安享晚年的事。按照当地的习惯，赡养父母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几个儿子凑钱凑粮共养，二是兄弟几个轮养，三是两兄弟一个养父亲、一个养母亲的分养，四是一个儿子独养。林运达两兄弟，按说应该采取第三种办法，可是林运达条件比弟弟好一点，想一个人赡养父母，要二老进城享清福。一来增加家中的人气，二来博得一个孝子的好名声。

林运武琢磨开了：十年之内，父母还是自己一对好长工。便拍着胸脯对林运达说：“哥，爸妈不一定进城过得惯。再说，友莉还没生小孩，到时候也离不开老人招呼。所以，爸妈不如跟着我继续在乡下过。”林运达征求林贵根夫妇的意见，果然他们不愿进城，说是故土难离。林运达虽说心有不甘，可也不好过于违背父

母心愿，只好作罢。

世事无常，人生多变。林运武做梦也没想到老当益壮的林贵根一夜之间成了废物。

那是三年前“双抢”（抢收抢种）的一天。早饭后，林运武戴上草帽，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自行车，对牵着一头黄牛迎面而来的林贵根说：“爸，你和友莉去割独公丘的禾，我去街上买点菜。”

“嗯。”林贵根用鼻子应了一声，看着儿子渐渐远去的背影，重重地叹了口气。

太阳烤得大地吱吱作响，天空蓝得没有一丝杂质。田里没有割倒的稻子疲惫不堪地弯着腰，纹丝不动，似乎在向毙命于地的同伴默哀。知了无力地发出沙哑的呼救声。田里劳作的人们纷纷回家，可仍不见林运武的影子。万友莉气呼呼地说：“这个懒鬼，他不要世界，我要世界干什么？回去，热死了划不来。爸，我吃不消，回去做饭，剩下的这些，你能割就割，不能割就算了。”

林贵根看看田里立着的一排禾，像一道长长的黄色篱笆，孤零零地竖在田里，便说：“你回去吧，我割掉这点禾算了，省得下午又来。”林贵根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地留尾巴。

万友莉走进家，见林运武坐在堂前中央的竹椅上，架着二郎腿，头顶上的吊扇呼呼地转着，中堂案几上的电视机开着，屏幕上一对男女正哼哼唧唧地搂在一起。林运武目光死死地黏着屏幕，嘴巴张得像一个撮箕。婆婆方荷花上山砍柴还没回来。万友莉“啪”地关掉电视机，瞪着林运武歇斯底里叫道：“炎天暑热，老娘在田里卖命，你当街回来不去田里割禾，也应该做饭啊，你却看电视！你以为你还是计划生育突击队队长啊？”

林运武悻悻地站起来伸个懒腰，嬉皮笑脸地说：“这破电视不好看，关掉正好。爸呢？”

“爸又不是三岁小孩，还不知道回来？要是爸回来了我没回来，你会记挂吗？我真是死瞎了眼，嫁了你这……”万友莉说着，泪水悄悄地爬到了脸上，说，“当年想娶我的人多了，要是知道你那个破突击队队长当不长久，打死我也不嫁你……”

林运武离开椅子，低声下气地说：“娘子莫气，你来吹吹风，我去洗菜。”

“我累了，你想吃饭自己弄。”万友莉洗了脸，将堂前东边壁下的竹床往中间移一移，叉手八脚地躺下。

林贵根一直汗如雨下，可慢慢地没有汗珠出来，全身滚烫，皮肤发紧；脑袋被一个无形的铁箍死死地箍着，隐隐生疼；太阳穴似乎填进了膨化剂，迅速地膨胀，随时都可能爆炸；眼眶发热，眼睛发涩，眼前闪烁着五颜六色的星星；胸腔里翻江倒海，肠胃一阵阵痉挛，一股气流从胃部深处直往喉咙里翻涌，嘴巴不由得张

开“呃呃”地干呕几声，可什么也没呕出来。林贵根知道自己中暑了，必须回家。可是，看看田里的禾，只剩下一排，还有两丈来远就到头了，用不了多久便能割完。跪都跪了，还差这一拜？于是在心里暗暗鼓励自己：坚持，再坚持，割掉这点就结束了……

林贵根年轻时做农活是把好手，当大队书记时经常参加生产队开工，工分底分是全队最高的。后来实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便不用干活了，栽禾割稻时，主动上门干活的大有人在，甚至连做饭的人都带了来，都说书记平日对他们的关照一辈子也忘不了，别说干点农活，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大恩大德。林贵根感激不已，说：“当干部的为人民服务是应该的，不值得你们这样。”来人都笑着说：“我们做这点事也是应该的。”人家来干活，不要工钱，饭总是要吃的吧？于是，林贵根便骑着自行车去街上买酒买菜招待那些“志愿者”。林贵根在心里美滋滋地说：看来这辈子再也不用干农活了。没想到他当了几十年书记也有想错的时候。六十岁那年，林贵根四月二十四号卸任，二十五号春插。一大早，林贵根照常骑上自行车上街买酒买菜，回到家里却傻了眼，一个“志愿者”也没来！林贵根看着买来的两蛇皮袋酒肉和蔬菜，怒火中烧，恨恨地骂了一句种田人常说的粗话。那时，林运达还在部队，林运武在外面学手艺，林贵根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好在林贵根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难不倒他，照样别人栽禾他插秧，别人卖谷他卖粮。可是眼下，毕竟年近古稀，体能和手上功夫都差了不少，本来二十分钟就能割完的禾，林贵根半个小时还没割完，且渐渐地觉得手发软，眼发黑，天旋地转……

林运武第一次感到做饭不容易，煮了一钵子氽汤肉，煎了盘荷包辣椒，烧了盘红烧豆腐，炒了盘空心菜，又热又辣又呛，一把鼻涕一把泪，背心紧贴着背脊，林运武撩起背心擦了擦脸上的汗，端着一碗氽汤肉来到万友莉面前，讨好地说：“娘子，氽汤肉来了，尝尝我的手艺。”

万友莉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接过碗，啾哈啾哈地嘬起汤来。一边嘬一边埋怨说：“打死盐官了？”林运武笑着说：“天热出汗多，咸一点好。”

许久，方荷花砍柴回来，瞥一眼堂前，见林运武正坐在椅子上打着饱嗝，万友莉张开两腿仰面躺在竹床上，唯独不见林贵根，便问林运武：“运武，你爸呢？”

林运武嚼着从牙缝里剔出来的一点肉，含混不清地说：“在割禾，马上回来。”方荷花心里呼地窜上一团火，说：“这炎天暑热，年轻人在屋里困觉，老头子在田里割禾，你们过得意啊？你爸享了几十年的福，老了还要帮你们打长工！老骨头经熬是吗？在哪坵田割禾，我去看看。”

万友莉转一个身，将一个大屁股翘向方荷花，气呼呼地说：“脚在他肚下，

他不回来我有什么法？”

方荷花无心和万友莉吵嘴，转身便走，恰好与一个匆匆跑来的十几岁的男孩撞了个满怀。男孩肩上扛着一根长竹竿，腰上绑着一个篾篓，左手提着一个网袋，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方荷花说：“不好了，荷花奶奶，贵根爷爷死了……”

“你听谁说的？”方荷花如雷轰顶，脸色蜡黄，盯着小男孩。

林运武触电般站起来，瞪着小男孩说，“你莫瞎说！”

“真的，我没瞎说！我去钓蛤蟆，走到你独公丘田边，看见你爸爸倒在田里；我叫了几句‘贵根爷爷’，他没吭声。我就跑回来……”小男孩说。

“啊？”林运武见小男孩不像说谎，吓得脸色煞白，赶忙扯着万友莉的一条胳膊，说，“快起来！我爸死了！”

万友莉也慌了神，一骨碌爬起来，哭腔哭调地说：“我回家时都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呢？”

方荷花捶胸顿足，号啕大哭：“天啊天……”

4

林运武叫了几个男子，扛上竹床，踉踉跄跄地跑向田里。到了独公丘，果然看见林贵根蜷卧在田里，身子前面一排一丈来长的禾悲伤地垂着头，似乎向林贵根默哀。林运武连叫几声“爸”没反应，不由得呜呜地大哭起来。方荷花连叫几声“老头子”，见毫无声息，便两眼一闭，轰然倒地。

略懂针灸的林诚根赶忙掐住方荷花的人中，待她苏醒后，在林贵根身边蹲下，伸手在他鼻子下试了试，翻开他的眼皮看了看，捏着手腕把了把脉，不慌不忙地对方荷花说：“嫂子别哭，贵根哥活着呢。”方荷花和林运武立即止住哭，疑惑地问道：“真的？”林诚根点点头，从腰间掏出一个小包打开，捏出一根细长的银针，在林贵根人中穴位缓缓扎下去，边扎边捻动；然后，又在两边太阳穴上各扎上一针，同样缓缓捻动。片刻，林贵根轻轻地“哼”了一声，费力地睁开了眼睛。方荷花哭着大叫一声：“老头子啊，你可转来了，吓死我了哇……”

林诚根对方荷花说：“贵根哥是中了暑，赶快抬回家，放到阴凉的地方透一透，用井水化一碗擂茶给他喝，慢慢就会好。还好，来得及时，要是再晚一支烟的功夫，恐怕就……”

“光喝擂茶有用？”林运武问道。

“有用，擂茶清热解暑。”林诚根点头说。

擂茶是山区人自制的防暑饮品：端午节那天，采摘茶树上的老叶子，洗净晾干，加上食盐、芝麻、豆子、甘草等物，用擂钵擂成粉末状，装进坛子里封好，第二

年天热时拿出来食用。味道咸中带甜，气味芳香，回味悠长。防暑功效不亚于人丹丸。山区人家家家备有此物。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贵根从阎王殿门口被林诚根拽回来，算得上大难不死；可是，后福却没有光顾他。当天，林贵根在家门口的大梨树下躺了一下午，喝了两碗井水化的擂茶，似乎康复了，在院子里转了两圈，自言自语地叨咕了一阵。看看太阳渐渐躲到地平线下歇息去了，林运武夫妇还没回来，便扛起一把锄头，准备出去。方荷花一把夺下锄头，说：“天都黑了，你还去干什么？你今天就老老实实歇着，莫再累出个好歹，给人家帮倒忙。”林贵根愣愣地看着她，像看着一个怪物，“嘿嘿”地傻笑着。

翌日，天刚亮，林运武便对着林贵根睡的房间叫道：“爸，我去扯秧了，你去放牛。”

林贵根起床后，破天荒地没有洗脸便出门。平时，林贵根特讲卫生，不仅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是刷牙洗脸，晚上睡觉前要刷牙洗脸，就是中午午睡起床后也要刷牙洗脸。这是在部队当兵养成的习惯，几十年来从未破例。方荷花看着林贵根左手扣衣扣，右手牵着那头黄牛婆，晃晃悠悠地往外走，便大声说：“老头子啊，今天怎么不洗脸啊？”林贵根充耳不闻，扭头呵斥一个蹲在路边玩耍的小孩说：“你这么早起来埋人啊？不会到床上挺尸啊？滚蛋！”小孩抬头看看，满脸委屈，哇地哭了起来。林贵根大喝一声：“哭哭哭，哭你死了娘啊？你再哭，老子一脚踹死你！”吓得小孩撒腿就跑。方荷花莫名其妙，对着林贵根远去的背影大声说：“死老头子，你今天吃错了药啊？”林贵根仰天大笑，然后扯起嗓门吼叫道：“你挑着担啊我牵着马……”

林贵根走到田里，将牛绳随手一扔，拍着牛屁股说：“吃草去。”黄牛伸嘴就啃起田边绿油油的秧苗来。田里一个正在扯秧的妇女惊叫道：“贵根叔，你的牛吃我的秧啊！”林贵根笑着说：“谁说是秧，这不是草吗？这么好的草不让牛吃，留给你吃啊？”那妇女急了，扯起嗓子叫道：“明明是吃我的秧，还说是吃草！”林运武返身一看，忙说：“爸，我们的牛是在吃人家的秧，快牵开呀！”林贵根极不情愿地牵着牛往前走，自言自语地说：“草都不让牛吃，这是什么世道！”走了百十米远，将牛赶往山上，站着原地转了几圈，抽出一支烟，点燃，吸了几口，随手一扔，着了火似的跑回来，直奔一坵还没有开始扯的大秧田，发疯般扯起来。正好林运武起身缚秧看见，忙叫道：“爸，那不是我们的秧！你扯错了！”林贵根气呼呼地说：“自己的秧田我还不认识？土改时分到的，怎么不是我们的秧田？扯淡！”林运武一下子懵了：爸今天怎么了？赶忙跑过去，拽着林贵根上田，说：“爸，这真不是我们的秧田！”

“牛吃草要挨骂，我扯秧又要挨骂。这还让不让人活了？算了，我回家，看谁还骂我！”林贵根甩开儿子的手，怒冲冲地走回家。林运武呆呆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嘴唇嚅嚅着，一下子懵了。

5

林贵根走进厨房，见煮熟了饭，赶紧端起一个钵子，抓起饭勺，挖塘泥一般，一勺一勺地挖着，盛了满满一钵子饭，将一碗茄子豇辣椒全部倒在饭面上，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方荷花奇怪地说：“老头子啊，运武两公婆还没来，你怎么一个人就吃饭啦？你将菜全部吃了，别人吃什么啊？”林贵根一声不吭，头也不抬，筷子像挖土机一样在钵子里乱挖，眨眼工夫将一钵子饭吃得精光。走进厨房，左手捏着钵子边缘，连同筷子一道，往风箱上一扔。两只筷子跳了几下，一只跳到了地上，一只躺着不动；钵子惊慌失措地从风箱上滑向灶背，陀螺般转了几圈，大概转晕了头，晕晕乎乎地掉到地上，“啪啦”一声脆响，摔得粉碎。方荷花心痛地捡起钵子碎片，沉下脸说道：“老头子，快七十岁的人，怎么毛手毛脚啊？一个钵子几块钱呢！”林贵根嘿嘿地笑笑，说：“钵子自己滚下去的，怪得我？”

好一会，林运武和万友莉回家吃饭。每人盛了一碗锅巴粥，来到堂前桌边，见桌上只有一小碟子霉豆腐，没有第二样下饭的菜，很不高兴。万友莉最喜欢吃茄子豇辣椒，于是没名没姓地问方荷花：“哎，今天怎么没有茄子豇辣椒啊？光吃霉豆腐，怎么下饭啊？”方荷花说茄子豇辣椒被林贵根吃掉了。林贵根一听，跳起来说：“你这老婆子净说瞎话，我饭都没吃，现在饿得肚子咕咕叫，还说我吃了茄子豇辣椒！”方荷花没想到林贵根说这话，气得嘴唇哆嗦着，眼泪哗哗地流下来，跑到厨房里拿出先前装茄子豇辣椒的碗和钵子碎片，双手颤抖地说：“你怎么没吃饭？吃了还不认账。你要冤死我啊？”

林运武说：“爸，吃了也不要紧，别弄得妈受冤枉。”

林贵根手指蓝天说：“我对天发誓：我吃了就会死，就会跟日头去！没吃就是没吃，赖得上么？我做牛做马，没日没夜地做事，你们饭都不给我吃，还冤枉我吃了茄子豇辣椒。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好……”说着，竟然呜呜地哭了起来。

“你怎么了？”方荷花、林运武、万友莉不约而同地望着林贵根，一下子懵了。方荷花流着泪说：“老头子，是我说错了，冤枉了你，你莫哭……”她隐隐感到，林贵根可能是患上了可怕的老年痴呆症，心里不由得一阵痉挛，扯起肩上的毛巾轻轻擦去林贵根的眼泪，自己却忍不住老泪纵横。

林贵根哭了一会儿，从厨房里背出一捆稻草，插在禾杠上，步履匆匆地往院

子外走去。林运武问他去干什么，他平静地说去缚禾。林运武便不再吭声。为了减少种田成本，林运武舍不得请收割机割禾，再说劳力也足，不需要请收割机。

林贵根走到村子前面的禾场上，一个正吃饭的妇女问道：“贵根叔，这么快就吃了饭去缚禾啊？”林贵根十分爽朗地说：“吃过了，我连中饭都吃过了。”那妇女听了哈哈一笑，说：“贵根叔真会说笑话。”林贵根作古认真地说：“说什么笑话，真吃过了，我骗你是婊子崽！”那妇女张着嘴，含着一口饭忘了嚼。

太阳快到顶，林贵根铺开禾绳，捆了七十二把禾。双手托起禾杠闪两下，突然往上一抛，肩膀往下一沉，禾杠稳稳地落在了肩上。挑禾是莞朝上，杪朝下。所以，挑禾中途不能歇。林贵根走着走着，觉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有点迈不开步，便随意往地上一扔，直起身子喘粗气。林运武挑着一担禾呼哧呼哧地走来，见林贵根的禾担放在地上，诧异地问道：“爸，断了禾杠啊？”林贵根若无其事地说：“没，歇一歇。”说着又挑起担子。林运武看着地上两摊金黄的谷子，心疼地说：“爸，你这下最少浪费了一碗饭。”林贵根两眼圆瞪，说：“哪里浪费了一碗饭？一个谷都没掉，你真会瞎说！”

林运武心里一沉，联想起父亲今天的一连串反常举动，觉得眼前的父亲变了，变得有点陌生，不像原来那个既精明又能干的父亲，既不解又犯愁，思索良久，一个新的想法渐渐萌生。

6

“双抢”结束，卖掉了稻谷，林运武得到了一沓票子。这天，林运武起了个早，骑上电动车，到离家二十里路的华南镇乘坐公交车，赶赴东方县城。东方县城离华南镇三十来公里，公交车气喘吁吁地跑了大约一个来小时，终于到了站。下了车，林运武来到水果摊边想买点水果，可是一问价钱，吓得眼睛都直了：最低价的水果也要五块钱一斤，好的要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钱一斤。我的娘！林运武吐了吐舌头，犹豫许久，挑了六个苹果，放到电子秤上一称，十二块钱。十二块钱可以买两包香烟，或者可以买两斤草鱼。买两包烟可以抽两天，买两斤草鱼全家人可以吃两顿好好的。买六个苹果提去哥哥家里也不像什么，嫂子眼睛长在额门上，根本看不上六个苹果。再说，一个副县长，家里什么水果没有，还在乎六个苹果？反正自己兄弟，也不会计较拿不拿东西的。可是，苹果已经称了，不买会丢面子。林运武想了想，提着六个苹果在手上掂了掂说：“这有两斤多？秤有问题吧？”水果老板说：“少一赔十。”“不大像，走过一家试试。”林运武说着，放下苹果，拔腿便走。水果老板气得瞪着他的背影，忿忿地说：“屁眼抠抠鼻孔嗅嗅的乡巴佬！”

林运武敲开林运达的门时，林运达已经吃过早饭，牵着妻子管芙君的手准备出门。林运达愕然道：“运武，你怎么来了？”

林运武笑笑说：“你们去哪？我还没吃饭呢。”

林运达指着妻子管芙君说，带她去县妇幼保健院检查胎位，听林运武说还没吃早饭，为难地说：“这里是定时供气，现在停了气，没法做饭。你看……”

“没气做饭你就想想办法，总不能让我饿一餐吧？”林运武大大咧咧地笑着说。

“汽车站那么多小吃摊子，你怎么不在那里随便吃一点呢？”林运达说。

“摊子上的东西不卫生。”林运武大声呱叫地说。

“哦？”管芙君盯着林运武的脸，露出难以捉摸的笑容，说，“看不出你还挺讲究的啊。”

林运达抓抓头皮，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冰箱里还有一些面包，你冲一杯牛奶，吃一点面包，对付一餐。”

林运武右手在大腿上一拍，说：“更好！开一下洋荤！比吃面条或者稀饭好多了。我说呢，一个堂堂副县长家里还能没什么吃的！”

林运武狼吞虎咽地吃掉了三个大面包，一口气喝掉了两杯牛奶，打了几个饱嗝，伸出厚厚的舌头，像抹布一般沿着嘴唇四周打扫了一遍，嘿嘿地笑着，满意地说：“面包牛奶的味道就是比稀饭包子强。”

林运达望着林运武，警惕地问道：“运武，你这大清早的赶过来，有什么急事？”

“急事倒算不上，不过也是一件麻烦事。”林运武吭哧了半天，说：“现在爸会吃不会做，妈也就是做一点家务事。友莉生育上不顺，一年到头吃药，家里两个钱全花到她头上了。我现在欠一屁股打两腿的账呢，一个人供养两个老人，实在有点困难。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是不是哥养起爸来……”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这事啊！爸妈老了，做儿子的哪能不赡养？这事不用商量……”林运达话音未落，管芙君马上接嘴说：“我们赡养妈比较合适。为什么呢？你看啊，我过不了多久就要生了，到时候妈可以服侍我坐月子，总不能要爸来服侍我坐月子吧？所以，还是你赡养爸比较合适。”管芙君说话时故意挺了挺肚子。

“这……”林运武心里突然憋得慌，嫂子说得在理，叫他难以反驳。但是，从内心讲，林运武真是不想赡养林贵根：脑子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不会干活，又抽烟，又喝酒，饭量又大，他一个人的开销相当于两个方荷花。林运武涨红着脸说：“我家里也离不开妈浆洗缝补呢。友莉从来不洗衣服，更别说补衣服了。嫂子坐月子……到时候要姻伯娘来不是更好么？”

管芙君笑笑说：“我妈还没退休呢。”

“那……”林运武抓抓头，干咳了几声，红着脸说，“要不然，我们也像村里人一样，抓阄。”

林运达生怕管芙君生气，赶忙说：“赡养父母还要抓阄，说出去不怕人笑话？”

管芙君倒是很大度地说：“也好，这样公平。我去写阄。”说着，变魔法似的拿来两个纸团，放在手心，伸到林运武面前说：“做阄不拣，拣阄不做。你先拣吧。”

林运武手抖抖的，抓起一个纸团，想展开，忽然又放下，抓起另一个纸团。犹豫片刻，慢慢展开纸团，只见上面写着一个“爸”字。

管芙君笑笑，说：“没说的了吧？”

林运武尴尬地笑笑说：“一次不作准，三次定输赢。”

“好啊。”管芙君接过林运武手中的纸条，重新捏拢，双手合掌晃荡几下，送到林运武面前，大度地说：“还是你先拣。”林运武嘴巴对着自己手掌心干咂了两下，双手搓了搓，说：“好运来了——”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一个纸团，抖了抖，放下，抓起另一个纸团，正要打开，又放下，再次抓起先前抓的那个纸团。手在空中停了大约半分钟，庄重地说：“这下肯定是妈！”缓缓地打开一看，眼睛直了，仍然是“爸”。气得将纸团往地上一扔，说：“爸怎么就缠上我了呢？”

“怎么样？没说的吧？”管芙君捡起林运武扔在地上的纸团，走进卫生间，连同自己手中没有展开的纸团一起丢进马桶里，随即响起哗哗的水声。

林运武知道这个结果回家肯定要挨骂。昨晚，妻子万友莉千叮咛，万嘱咐，说一定要想办法让林运达赡养林贵根。想到此，心中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说自己吃亏太大。管芙君则说：“不吃亏，爸是个男的，多少还能帮你做点事，做不了重的做轻的，最起码可以帮你放牛吧？”林运达见弟弟垂头丧气的样子，说：“运武，爸喜欢抽烟喝酒，到时候我给一点烟酒，减轻你的经济压力，总可以吧？”林运达不抽烟，但家里总有抽不完的烟，而且都是高档的。以前，拿一条“中华”香烟给父亲，父亲总是拿到摊子上去换成低档香烟，一条换几条，可以抽上两三个月。

“你可不要大包大揽。现在什么形势？还有香烟么？到时候没有钱买烟，说不定爸就自然戒了烟呢。”管芙君赶紧刹住丈夫的话。她也知道家里不离香烟，但是，整条的她便拿到陌生人开的烟酒店去退钱，一包一包零散的集起来，集到一条两条就送给自己教书的父亲。哪有多余的香烟？以前林运达给父亲的整条香烟都是瞒着管芙君拿的。

林运武在来的路上想得满天云彩：哥哥是个副县长，不缺钱，供养父亲肯定没问题，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满天云彩被两个纸团弄得无影无踪。林运武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林运武走了，林运达奇怪地问妻子：“怎么你手气这么好，心想事成？”

管芙君笑笑说：“凭着我的智商，别说他抓两次，就是抓一万次，结果也是一样！”

“你做了手脚？”林运达疑惑地问。

“你呀，脑子少根筋。现在老实人不吃香了！”管芙君诡秘地笑笑。

7

说林运达脑子少根筋，实在是冤枉。

林运达四十有二，中等身材，皮肤黝黑，脸型瘦削，缺少一般人心目中县太爷那种官胚。不过，黧黑粗糙的皮肤倒是给他增加了几分男子汉的阳刚之气。管芙君看上林运达，这也是原因之一。她说，男人就是要黑不溜秋，五大三粗，女人倒是要娇小、白皙，风吹杨柳。

林运达有着农村人羡慕的家庭出身。父亲林贵根曾经是大队书记，后来叫村委会书记。十八岁那年，林运达高考落榜，准备破罐子破摔，跟着村里人外出打工。林贵根独具慧眼，找到镇武装部长，和体检医生打好招呼，弄得林运达穿上了绿军装。入伍的头天晚上，林贵根将林运达叫到跟前，传授“八字秘诀”：“少说多做、乐于吃苦”。这是他自己当兵总结出来的经验。林贵根没有文化，到了连队主动请求当饲养员，给连队喂猪、养毛驴，平时说的话没有放的屁多。连队的猪和毛驴养得像吹了气，浑身圆滚滚的，不仅连长、营长、团长表扬他，就连下连视察的军长也拍着他的肩膀，夸他是饲养标兵。年年“五好战士”喜报寄回家，在同一批入伍的战士中第一个入党。退伍后，正值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原来的大队书记林国生（林贵根父亲）因为和妇女主任有点扯不清，被清理出了干部队伍。公社书记看见林贵根退伍回家，想起下乡时在他家里看见的几张“五好战士”喜报，得知他在部队入了党，一拍脑袋，让林贵根当了大队书记。林贵根在书记的位置一干就是几十年。大队书记虽说不是脱产干部，可在农村人眼里便是土皇帝。农民婚丧嫁娶、上梁做寿、杀猪宰牛、添丁加口，只要摆了宴席，就少不了请大队书记作为座上宾，喝个脸红脖子歪。书记去谁家喝酒，谁家就有面子，因为不是人人都能有幸请到书记喝酒的。

“你到了部队，要主动请求当炊事员或者饲养员，干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林贵根对儿子说。

“您当年是没有文化才去喂猪的，我现在有文化，怎么还去喂猪？”林运达不解。

“越有文化越要夹着尾巴做人。我连队当年有个兵，高小毕业生，那个时候就算文化很高的了。可是，不会夹着尾巴做人，结果退伍时连党都没入。你老老

实做事，只管付出，莫问回报，到时候回报少不了你的。”林贵根深有感触地传授着秘诀。

林运达牢记父亲教导，到了连队后主动请缨喂猪，事迹立即登上了连队黑板报。喂猪后，每星期向连长、指导员写一份思想汇报。连长、指导员见林运达写的字很漂亮，文句也通顺，为人又诚实，便想调到连部当文书，征求他的意见。林运达一听心里乐开了花，可是想起父亲的教诲，又改变了主意，满脸真诚地说自己喂猪喂出了阶级感情，看见猪就像看见阶级兄弟一样亲切，舍不得离开那些可爱的猪。连长、指导员听了，心里更是感慨，益发喜欢上了他，硬是叫他到连部当了文书，说是人尽其才。文书当了两年，又让他报考军校提了干，顺风顺水干到了副团职务。本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没想到妻子不适应东北冰天雪地的气候，经常感冒，弄得怀孕便流产，以致成为习惯性流产，铁了心地吵着要回家。没法，只好忍痛割爱，脱下军装，转业回家。

转业安排工作时，组织部征求他的意见，是到机关当副局长还是去乡镇任党委副书记。林运达在部队当了许多团副政委，习惯了机关工作，便提出到机关工作。不料，从村委会书记的位置上刚刚卸任不久的林贵根知道后，骂得他狗血淋头，硬是逼着他去找组织部长，请求去最艰苦的乡镇工作。组织部长吃了一惊，安排了许多军转干部，还没有人这样要求的。正好，华南镇刚刚闹了群体事件，书记挨打住院，镇长吓得辞职。县委便安排林运达到该镇任镇长，在书记住院期间主持全面工作。后来，书记伤势恶化，成了残疾，无法赴任，林运达便由镇长提升为书记。此时，林运达才由衷地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

林运达当了书记，父亲林贵根又发表高论：“在别人手下混饭吃要低调，少说多干；现在自己当家就要高调，少干多说，三分做功，七分唱功。光做不唱，累死了也枉然。”

林运达做惯了政治工作，悟性高，父亲的点拨他心领神会。于是，很快做出一个关于加强宣传报道的决定：凡是正面宣传华南镇的新闻报道见诸报端或电视屏幕的，镇里给予稿费十倍的奖金；在省级媒体用稿十篇以上的个人，年终另奖五千元。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如此一来，不仅镇里的新闻报道员废寝忘食地采写新闻稿件，而且连县委宣传部、县电视台的那些报道员和记者，也像堕入情网的男子一般，着了魔似的三天两头扑进华南镇这个多情的少女怀里，不仅报道新闻，而且策划新闻。策划出来的新闻上稿率更高，影响也更大。

当然，林运达知道，政绩需要宣传，但也要有拿得出手的过硬的东西。宣传也只能是人为拔高或艺术加工，但绝不能无中生有。什么东西见效最快呢？工业、农业、林业、教育、卫生、集镇建设、招商引资，等等，似乎都很难收到立竿见